

# 父亲的一天

父亲打电话说要来周口一趟，给我们送点东西。

又是近三个周没有回老家了，前两天妹妹在电话中嘱咐我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我当时满口应承：“好的，好的，一会儿就打。”结果，还是忘在了脑后。

可能是父亲没接到电话，感觉放心不下，想来周口看看我们。

搁在往常时候，我会让他等等，赶到星期天回家接他来。他每次来也不常住，最多三天，铁定回家。他放不下家中一摊事，也不想让我母亲太累。

这次，我改变了主意。因为前几天去超市，我看到一件老年款棉服，觉得父亲穿挺适合。正好这次他要来，让他试着买会更合身。于是，我告诉他来之前给我打电话，我去车站接他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父亲便乘车来到了。

他穿的不是那件有点缩水的旧棉袄，而是一件新棉服。我问父亲：“棉袄什么时候买的？”他垂下眼睑，瞅了瞅左右两边的衣袖，低声说：“买了一个星期了，今天刚上身。”然后，抬起眼问我：“合身吗？你妈说有点胖！”我告诉他挺适合的。他听后，竟然像获得肯定后的小孩子一样，满足地笑了。

因为白天还要上班，临走前，我嘱咐放假在家的儿子陪伴老人。他们祖孙俩很快达成一致意见——到街上去转一转。

下午下班回家，已经接近五点。儿子和伙伴们在小区楼下疯玩。我给父亲打电话，问他在哪里，他说吃了午饭后又去街上了。问了他在哪儿后，我让他在原地等着，我们赶过去一起去洗澡。他答应了。

父亲本是精瘦的体格，他总说自己怎

么也吃不胖，但在洗澡时，我才发现父亲真的很瘦，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累积的赘肉。或许父亲觉得自己真的老了，或许父亲觉得儿子真的长大了，我让搓澡工给他搓澡、给他拔火罐，他很痛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，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抗拒。这出乎我的意料，我原本想好多个理由来劝他的。因为在以往他是很反感这些的，总是说太浪费钱。

其实，我也早有察觉，最近一年多，父亲对我的态度渐渐有了变化，和我说话时开始用商量、探讨的语气，提醒我时多是建议规劝的语气，这让我觉得父亲不似原来固执，亲切温柔了很多。

洗了澡出来，外面已是华灯璀璨。我本想进餐馆点几味精致的菜肴，让父亲品尝鲜，给妻子打电话，她说今晚下班早，已经做好饭，只得作罢。

在饭桌上，父亲用委婉的口吻规劝我们，别懒惰，做个勤快早起的人，特别嘱咐我，平时要少喝酒，又说来到这里看见我们各方面都很好，他也放下心了，明天上午就回去，路过项城还要看望一个老友。我们都劝他多住几天，他重申了这一趟的来意，还是决定明天上午就走。

第二日，中午下班回来，家里空荡荡的，仿佛父亲昨日没有来过。拿起手机，拨号过去，听筒中传来响亮又快活的声音：“我刚刚回来，现在在老家院子里呢！不用挂念，你妈在家挺好的！”

丢下电话，百般滋味涌上我的心头：匆匆而来又匆匆回去的父亲啊，我何时才能让你真正放下心来呢？

(张逸波 市经济开发区陈营学校)



## 西安行

今年“五一”，爸爸、妈妈带我和哥哥去西安旅游。

爸爸开着汽车带着我们向西安一路奔去。透过车窗，放眼望去，绿油油的麦田渐行渐远。我随口说出：“近看像田野，远看像草原！”家人们都夸奖我长学问啦，形容得好。

经过八九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顺利地到达西安，此时已经是华灯初上。这古城风景的确是名不虚传！

我们先去了回民街吃饭，一眼望去，食客熙熙攘攘，霓虹灯把整条街照得通明，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巨龙。街两边好吃的很多，有肉夹馍、羊肉泡馍、烤鱿鱼，还有网红冰淇淋，传统的、现代的，令人嘴馋的小吃真是太多了！当然，我最喜欢的是冒烟冰淇淋，吃在嘴里，口里

鼻子里都

冒白烟，就像是蒸汽火车一样搞笑。

第二天，我们去看兵马俑。那里有很多陶俑，一号坑是步兵，二号坑是车兵，三号坑是射手，他们整齐地排着队，有的静静地看着前方，像是在想念着自己的家人；有的手拿弓箭，像是要作战冲杀……

到了晚上，我们来到大雁塔公园，欣赏那如梦幻般的音乐喷泉。只见公园里围了很多人，喷泉随着音乐的节奏，一会儿喷得高，一会儿喷得低，真好看，很多人都拿着手机拍照。

第三天，我们去吃裤带面。这是王俊凯来吃过的网红店，面条又长又宽好像裤带，香喷喷的好吃极啦，裤带面的色香味果然名不虚传。

三天的西安之旅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！  
(彭炜越 淮阳外国语小学)

## 小小拉拉秧

前年暑假，我做了静脉曲张手术，卧床二十天不能动弹，身心备受煎熬，苦不堪言。刚下手术台，我像一个被缚了手脚的犯人被推进了病房，心情一落千丈。

几天后，当我还深深地陷入沮丧与绝望的深谷时，无意间眼前一亮，看到玻璃窗外红砖院墙上，有一枝约30厘米长的拉拉秧（葎草），从外墙顶部向内倒垂着，在明媚夏阳的照耀下显得鲜艳夺目。夏风徐徐，它不时地舞动着娇嫩的身躯，微笑着向我炫耀它的靓丽青春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那嫩绿的枝叶间迸发出来的朝气和活力，感受到那生命的音符在跳跃，生命的光焰在闪烁。顿时，我来了兴致：一个小不点儿般的植物竟能在酷暑下展现生命的诱惑，显示其自强不息的生命信号，何况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呢，岂能因一次小手术而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？不更应扬起生活之帆，握紧生命之舵吗？是啊，那一刻，我茅塞顿开。

这生命的绿色呀，岂不是给病榻上的我注入了一针“兴奋剂”？它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希冀在荡漾，催促我坚强地面对挫折和不幸，以良好的心态笑对生活，笑对明天。

接下来，为了打发空虚寂寞的时光，我在隐约的苦痛与百无聊赖中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时，总会用心去寻找那棵拉拉秧，去捕捉灵魂的栖息地，去观赏拉拉秧的生长变

化，见证着它一天比一天大起来，心中不免感到一丝丝慰藉，行将枯竭的心仿佛得到一股股清冽甘泉的润泽，病痛也离我渐行渐远。

生命，生命，这绿色的拉拉秧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？我在病床上辗转反侧，思忖着：自然界中，这不起眼的拉拉秧看似渺小，其实伟大。说它伟大，是因为它拥有顽强的生命力，能面对各种复杂的险境——无论炎热的夏天，还是萧瑟的暮秋，在河沟路旁闲置废墟处，总能昭示其生命的葱郁，绽放生命的魅力，并将其秉性赋予于人，给人以启迪，传递正能量。说它渺小是因为它极平凡、极普通，甚至被人讨厌唾弃。

二十天后，我准备收拾东西出院时，再次深情地凝望着这棵正对我脉脉含情又恋恋不舍的拉拉秧，看到它长有一米多长了，还发了几侧旁枝，枝丫间形成了一片如画的扇形绿荫，点缀着红墙绿瓦。我心甚慰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悲喜交加，情不自禁泪眼婆娑。喜的是自己即将泯灭的魂魄，托福于那棵拉拉秧的生命召唤，我在恍若隔世中，似乎经历了凤凰涅槃而后重获新生的愉悦；悲的是住院期间自己的身心如同在炼狱中受尽酷刑的个中滋味。

拉拉秧，这小小的生命绿色，竟折射着人性的光芒！  
(刘振南 商水县步行街)